



【浮生】

□李晓

## 我有一座城

我有一座城。这口气挺大的。

我确实有一座城，它安卧在我心里，等我一页一页翻开它。

这座城，奶奶是我的引路人。那年我14岁，夏天某日，“喂、喂、喂喂喂”，这是我奶奶唤鸡的声音，她手里挎着一个竹篮，竹篮里是产自老家山坡上的金黄的玉米，奶奶要给一群鸡喂食。不过那天鸡们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，奶奶急切呼唤的声音里藏着什么阴谋。鸡们没围拢过来啄食，奶奶发火了，她猛扑过去，抓住了其中一只母鸡，其余的鸡受惊后扑腾起来，鸡毛落了满地。奶奶捉的鸡，是要到乡场上去卖了，供我到县城上高中。

鸡毛在那个农家小院里飞舞，一直飞了30多年，这也是我来到一座城里的时间。那年，我要到县城中学上高中，但家里意见不一。爸望着我，有些忧虑的样子。妈望着我说，就去镇上中学读吧，那里的皮校长，拐几个弯算是我的表叔。奶奶是我到县城中学上学的坚定支持者，我爸一向听奶奶的话，他朝桌子上重重一拍说：“这事儿就这样定了，送二娃到县城上高中。”爸转过头来，用威严的目光瞪着我说：“二娃，你不要给我丢丑！”

从此，我来到马路上每天都灰尘滚滚的县城上学，电线杆上的电线如蛛网密织。不过，县城临江的高中校园，被绿树葱茏包裹着。绝大多数同学来自县城，从他们的穿着就可以看出来。县城的同学在春天喜欢穿运动衫，白色运动鞋，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是蓝色卡其布料的上衣，每颗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。在县城，我只有一家亲戚，就是我的表姨。一个星期天，爸带我到表姨家去看看。其实表姨家住在城市近郊，院子旁有一棵大黄葛树，枝丫中透出苍穹云层洒下的光斑，浮现在墙上如皮影戏一般闪烁，夏天也很是清凉。表姨父是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，他把报纸糊满了墙，我歪着头看报纸上面的新闻。表姨父说，你要好好读书。我爸叹了口气摊摊手说，哎呀，这个二娃啊，学习成绩很一般。我爸这样刺激我。

17岁那年夏天，轰隆隆的雷声过后，滂沱大雨中，我家那山梁上的老屋在风雨里飘摇。云层里一道霹雳闪电，照亮了村里老侯家三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却照不亮我的黑夜。

我不是种地的命，我不愿意一辈子匍匐在泥土里。18岁那年的秋天，我通过考试成为乡里的一名招聘干部，3年签一次合同。我工作的这个乡，那时

与县城还有一条大江相隔。浑黄江水日夜奔流的大江对面，是雾蒙蒙的县城，那里才有着我的向往。那年，我两眼充血地写诗，用复写纸复写后疯狂投稿。有一次我到县城去拜访朱诗人，豪爽的朱诗人夸赞我的才华，还向我推荐了他在县城机关做一把手的一个朋友，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写了一张便条，让我去找那人。

记得那是秋雨连绵的时节，我提着鹌鹑蛋、山核桃去找朱诗人的那个朋友。那人看了朱诗人的推荐信，轻轻地笑了笑说，这个老朱啊，以为人事调动是写几句诗那么简单啊！简单聊了聊乡里的工作后，他安慰我说，你还年轻，要安心工作。去县城工作的梦，就这样熄灭了。我也死了心，就在乡里工作下去。在我24岁那年，县城扩容建设，江上大桥通车，我所在的小镇与县城连成一片了。而今，这座波光潋潋的城市，已成了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。在城市的硕大根脉里，我是缓缓爬行上面的一个甲壳虫。我已经铁了心，与这座城终老。无数次从外地归来，我呼吸上几口这座城市的空气，恹恹的肺叶才一下青翠生动起来。

我在一个单位一直工作了三十多年，许多人说这是一个奇迹。在单位的档案室里，有我

起草的不少公文，这是本职工作，供我衣食饭碗；我也创作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，那是业余爱好，打发流水光阴。

我奶奶83岁那年进城和我爸妈一起生活。她进城时带了一把镰刀，以备随时割草用，还带了一个手电筒，以备走夜路用。这两样东西我奶奶都没用上，她87岁那年痴呆了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她89岁那年，被我们驱车带回老家的山梁，我爸嘴里喃喃唤出村里的那些老地名：马耳坡、马鞍桥、侯家梁、乌龟堡、千口山、歪梯子……我奶奶混沌的记忆顿时被闪电擦亮了，她坐在石头上摇晃着白发稀疏的脑袋说，我不回去了，不回去了。我爸激动得满眼是泪。一年后，我奶奶那小小的坟，就立在故土马鞍桥旁边。

在这座城里，我们村里的几个老乡几年前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它述说着我们真实的也带着矫情的袅袅乡愁。它在互联网的海洋里，飘着村子里的稻花香高粱红，让我们这些来自村里的人串在一根老藤上，再次感受着农历二十四节气里的风雨雷电。

在这座城里，这些年一路下来我结交了不少朋友，有的忽然之间一抬头才发现走散了、走远了，有的而今就靠在朋

友圈里互相点个赞，有时一顿饭从春约到冬也没有兑现，都习惯了。有时突然发现几个从青丝一起走到白发的老朋友，心里最渴盼的就是那几口醇香的老酒填满莫名的“窟窿”，和其他人喝，喝不出那个味儿来。前不久在马路上碰见一个人，歪歪斜斜地走路，而后靠在小叶榕树上大口喘息，那是我结交多年的朋友老卢。老卢患有高血压，有次喝了酒发作脑溢血，造成了偏瘫，治疗出院后靠不断康复锻炼才使病情得以减轻。那天，老卢见了我，嘴里含混不清地说，你、你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不会怪你劝我喝、喝、喝酒。我轻轻地拥抱了老卢，他身上有着嶙峋的骨头，扎痛了我。

有一天，在一位老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一幅图片，他坐在城市楼顶上怔怔地望着蓝天上的悠悠白云，发感言说，真想光着身子躺在白云里泡个澡。这场景一下把我融化了。在这座城里漂流与行走多年，到了眉上挂霜的中年季节，其实心里最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天气，天高云淡，随心所欲地飘着，牵挂不要那么重，那么深，很多欲望也被风吹散了，大地显出了开阔气象，与人的内心贯通。

我有一座这样的城。我笑问这座城，它拥有过我吗？我伸出手，让它给我把把脉。

## 父亲的种子

□林丹

父亲有几分荒地、几处菜园，在湖南老家，一年蔬菜不断，郁郁葱葱，花果飘香。我有一个露台、一圈花池，在山东济南，一年花架染翠，蝶飞鸟栖，绿意盎然。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，是父亲的种子。

每年过年回家，每次离家临走，父亲将种子一粒粒包好，在每个纸包上写上蔬菜名称，再装进一只塑料袋里，紧紧扎好，往我行李箱里一丢，像完成一件大事似的，背着双手再三叮嘱我：“给你放箱子里了，到时记得拿出来，千万莫弄丢了。”

2004年我在济南买了房子，算是在北方扎下了根。第二年，父亲与母亲来济南，爬上楼顶的露台，瞅着一排光溜溜的花架，将一圈花池改造成了菜园。临走时，母亲在遥墙机场与我挥手告别，父亲冷不丁在出发口进出一句：“回去我给你寄点种子来，这里的蔬菜没有菜味儿……”

父亲在济南的日子，常纳闷吃猪肉没有猪肉的味道，吃蔬菜没有蔬菜的味道。母亲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，在餐桌上揶揄他说：“名堂蛮多，你怕是嘴巴没有味哩！”父亲忿忿然说：“我又没讲假话！现在的城里，吃猪肉像嚼木片，吃蔬菜像嚼纸片，哪里还有菜味？”

父亲的种子在花池里生根发芽、爬藤上架、开花结果，一年又一年；家里的

蔬菜在餐桌上或汤或菜，新鲜相呈，品种更迭，让我们真的吃出了蔬菜的本味——辣椒的辣味，丝瓜的甜味……乐此不疲，我们将父亲的种子撒在露台的花池，在异乡的楼顶播种了一季又一季。

今年，父亲的种子在济南下种得有点晚，耽误了农事。这个春节，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我在老家一直呆到3月份。回济南后，又忙于生计上的事，直到父亲打电话一再催促，才在花池里播了种、移了苗，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给辣椒浇水、给丝瓜施肥。

父亲在电话里问，楼上的蔬菜开花了吗？今年的生意还好吧？外面的欠款……要回来了吗？前面的问话还声音洪亮，后面的问话已小心翼翼。我说，蔬菜都开花了，大家都不容易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而安慰我：“顺其自然吧，钱少了家里还有，有丝瓜吃就可以……”

终于，楼上的蔬菜又花落蒂出，悄然成形，蔚然醒目。父亲的种子变成了一串串辣椒、一根根丝瓜……这既是对父亲春节所赠种子的回报，也是对自己今年敷衍农事的抚慰。

其实，我知道，父亲送我种子，是让我记住家乡的味道、家乡的亲情。种子承载着父亲的用心，寄寓着父亲的希冀。我载着父亲的种子，载着我的乡愁……

《草木虫鱼》中说到一件小事：盛开的牡丹花，采下后以花瓣浸入面粉鸡蛋糊中，下油锅炸了，撒些绵白糖吃，极为香甜。花瓣很厚很香，是难得的佳品。作者接着说，由看花说到吃花，似乎太俗气了，但这不也是生活吗？

在我看来，这样的生活不但不俗，而且风雅有闲情。而今，在又忙又快的现实生活里，暂且不说吃花，有多少人静下心来真正看花呢？照相机中留下几张照片，转眼已是烟消云散。

写这本随笔的作者邓云乡生于1924年，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。似乎那时的人都很有闲情，懂得在平常的生活里用情。

想起最近看的另一本书，白发才女张允和的《最后的闺秀》。书的最后附有一篇叶稚珊写的后记，写到张允和和日常的生活，简朴之至，却又精致之至。很寻常的萝卜、豆芽，她也会做出花一样的菜。如剔透的绿豆芽，张允和会一根根地掐头去尾，数出一百七十八根，清油淡炒。这样的一盘菜，叶稚珊说：“来客们吃起来油盐中都透出了闺秀的滋味，这种日常的简朴的精致，点点滴滴流露着几代人才能积淀孕育出的教养、品位。”

闲雅的情怀是内心淡定的风景，无论在何种境况中都可以展现，让生活美好而精致，让心灵愉悦而丰富。

章诒和在《最后的贵族》里写到康同壁和她女儿的生活。康氏母女每年依礼总要送给章家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。这水仙是别出心裁的——每根花茎的部位被套上了五分宽的红纸圈。如果有四个花箭，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。章诒和的母亲李健生望着它，赞叹道：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，就与众不同了。



再坐一会儿。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，有阳光的味道，然后回我的小屋。”穷途末路的郭家四小姐真是把闲雅的情怀做到了极致。

有人感叹时光匆匆、马不停蹄，哪有闲心闲情？也有人感叹生活烦累、尘事繁杂，哪有心思经营闲情？而时光从来都是慢的，过去是，现在也依旧是。生活从来都是如此，用心生活就有闲情，闲情就是用心生活。